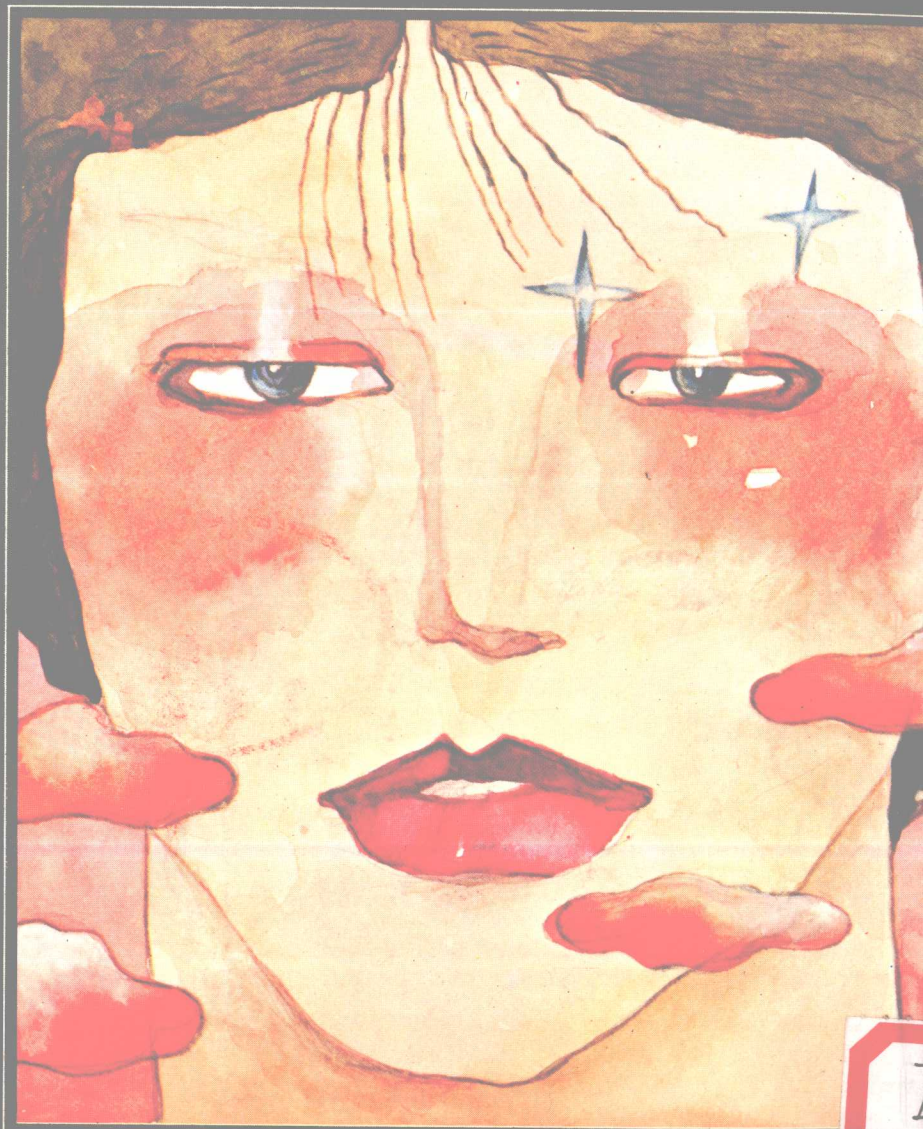


烽火—麗人



世界名著／愛的故事之七 卡德蘭原著／畢璞譯



世界名著・愛的故事之七

烽火—麗人

卡德蘭／原著・畢璞／譯

烽火一麗人

世界名著・愛的故事⑦

著者	卡	德	蘭
譯者	畢		璞
出版者	明	遠	社
	香港英皇道651號十樓		
	電話：H 6 1 6 6 8 3		
發行所	明	遠	社
	香港英皇道651號十樓		
	電話：H 6 1 6 6 8 3		
印刷所	建明印刷廠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651號二樓		
定價	港幣6元	外埠美金	1.5元
初版	1 9 8 0 年	1 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港澳及海外版權係本社向臺北長橋出版社購得

作者附記

一七九八年九月十九日，英國艦隊在尼羅河大獲全勝之後，挾其餘威，在馬爾他島上把法軍封鎖起來，圍城足足有一年之久。

雖則拿破崙的武力終於使得英國的騎士們離開了馬爾他島，但是他們的騎士精神卻沒有摧毀，他們的勇敢永垂千古，被稱爲自從東征的十字軍以來最不屈的軍隊。

它的精神於一八三一年在英國復活了，一八七七年聖約翰救護隊終於成立。

一八八二年，耶路撒冷眼科醫院落成。

今天，英國教會的小修道院活躍在蘇格蘭、威爾斯、南非洲、加拿大，紐西蘭和澳洲。在西

澳洲、北愛爾蘭、中非洲和美國也有他們的教會分佈。

發起這個偉大的理想和忘我的奉獻的是公元八〇〇年耶路撒冷朝聖醫院的幾位僧侶，世代相傳，到今天為止，聖約翰救護隊的會員已有二六三、二六七名，在全世界上的三十一個國家工作。

很少人知道，商船的船長和警察都必須有急救的合格證書，而穿着黑白兩色制服的聖約翰救護隊隊員，他們就在工廠和戲院的急救站、所有的運動場、球賽、抗議遊行、暴動和示威運動中義務爲人們服務。

爲了替人類服務，這些男女會員，獻出了他們最有價值的所有物——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時間。

騎士團的夢想斷斷續續地維持了一千年，由於他們的鼓舞和榜樣，始終都有無數年輕的理想主義者跟着那有着八個尖端的十字架前進。

我非常感謝倫敦聖約翰教會圖書館的館長潘蜜拉·威理斯女士的協助和合作，使我得以完成這本小書。

第一章 一七九八年

「我們在這裡還要住多久呢？」

他站在那裡望着那不勒斯海灣，聲音裡透着不耐煩。

從英國大使所住的這個地方——西薩宮望下去，景色之美，簡直是無法形容。

建築物的正面是桃紅和奶油色的，左邊是王宮很有氣派的宮牆，狄洛浮古堡像是巫師把它建在一枚魔術蛋上，一切都像是神仙故事中的一部份。

前面，是霧中的藍色的卡普里島，在冒着煙的維蘇威火山下，美好的海岸線伸展到遠處。

「他們在等候一條船。」一個溫柔的聲音回答他。女爵士柯黛莉亞·史丹頓走過鋪着大理石

的陽臺，站到她哥哥的身邊，望向海灣。

對那藍綠色大海反射出蔚藍色的天空、海港微微滑動着密集的船舶，以及市鎮的斜坡上像哨兵般站着崗的黑柏，她知道自己永遠看不厭的。

她從來不曾夢想過，在那不勒斯的花園裡，會有那麼豐盛的彩色。

燈花的潔白，玫瑰的怒放，紫丁香、夾竹桃與桃金娘的星狀白花爭艷，還有芬芳的迷迭香和紫色的九重葛。

她原本就知道那不勒斯美麗，但是想像不出它是如此的具有魔力。

「我們在這裡已經差不多三個禮拜了。」她的哥哥用一種不高興的聲調說。

「你是不應該抱怨的，大衛，」柯黛莉亞柔聲地說。「威廉爵士和漢彌頓夫人待我們是那麼好。」

「我很感激他們。可是，柯黛莉亞，你知道我是多麼急於到達馬爾他島。對我而言，旅途的每一時都是一次十字車，現在，我的聖地已經不遠了。」

他聲音裡所顯示情緒的激動，使得柯黛莉亞伸出手放在他的臂上。

「我明白你的感受，親愛的哥哥，」她說。「可是無法不想到當你一旦成為聖約翰的騎士，你就會把我丟下不管了。」

沉默了一會兒，年輕的亨史丹頓伯爵用另外一種聲調問：

「難道我真的會自私到不照顧你？」

「不，當然不是！」柯黛莉亞急急地說。「我們曾經討論過很多次，彼此同意各人有自己的前途。當你還是一個小孩的時候，你就野心勃勃的想當騎士了。」

「那是真的，」伯爵回答說。「我還記得媽媽講十字軍的故事給我聽。十字軍在跟回教徒打仗時是那麼勇敢，然後他們又謙卑地在耶路撒冷的醫院為雙方軍隊的傷患看護。」

歇了一會兒他又說：

「那才是真正的基督精神，柯黛莉亞，那正是我要奉獻我自己的理想。」

「是的，我知道，」柯黛莉亞回答。「可是，假使我回英國去，馬爾他就似乎很遙遠了。」

「假使？」

她的哥哥轉過頭來望着她。

「你說——假使，你是在考慮我所建議的？」

「是的，大衛，但是我現在不想談。我們現在談的是你以及你在等候一條船。」

他對她微笑，他那張年輕的臉立刻亮了起來。

「我好像已經等候了幾世紀，」他說。「雖則事實上只不過三年：第一次聽見的是我的申請

批准了，然後是爸爸同意了，而現在只不過是在等候普通的交通工具帶我去宣誓的地方。」他說完了就不再望着他的妹妹而轉向那閃亮的大海，彷彿他在等着看到一艘升着聖約翰騎士團十字標誌帆船的船駛入港口。

然而，雖則有那麼多的船隻從地中海這個繁忙的港口駛出駛進，却沒有他等候的那一艘。

柯黛莉亞嘆了一口氣，離開她哥哥遠一點，用她的纖指輕輕去觸摸從石欄干中探出頭來的淺紅色的山茶花。

穿着白棉布長衫，披着有綢褶的三角披肩，柳腰上繫着一條藍紗的她，就像一朵花那樣美麗。

不顧陽光的溫暖，她沒有戴帽子，日光照射在她淡金色的、很時髦地捲曲着的頭髮上，顯得她的臉更尖更小。

她的眼睛很大，圍繞着濃黑的睫毛。它們應該是藍色的，但是，有時却又會變成灰色，還帶着一抹紫色。

這雙不尋常的眼睛使得她的臉孔有一種刺激和神秘的韻味，而缺乏了一個少女的表情。

自從來到那不勒斯以後，柯黛莉亞就一直被那些住在裝飾着華麗紋章的宮廷內的黑眼貴族們讚美和經常宴請。

那些好奇的老百姓，只能够從長滿奇花異卉的花園外面那道鍍金雕花大門外偷瞄他們一眼。噴泉從大理石盆中飛濺着，涼爽的、雅緻的沙龍中有人在討論着陰謀、叛國以及土倫的法國艦隊。

有時，柯黛莉亞也覺得自己的來到那不勒斯是錯誤的。整個歐洲在動盪不安，英國現在是孤立了，沒有盟友，只能够單獨對抗拿破崙。

他就像個怪物一樣，用他的影子遮住了每一個國家。

然而，她的哥哥一旦知道他要求加入聖約翰騎士團的申請通過了，即使是死亡，也無法使他離開他的天堂的。

身為亨史丹頓伯爵，在伯克夏有一個很大的產業，在倫敦有房子，還有其他產業分佈在英倫三島，他寧願放棄一切去做騎士，那似乎是很奇怪的。

可是，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從孩提時代開始，這就是他的目標和野心。

現在，他的父母已經去世，他就是他自己的主人，再也沒有人可以阻止他到馬爾他去了。今年年初喪期結束之後，這也是柯黛莉亞出去看看這五光十色的世界的機會。

自從到了那不勒斯以後，她發現自己很喜歡那些舞會、戲院、宴會和酒會。

她曾經很害怕和英國大使的夫人漢彌頓夫人會面，她聽過那麼多有關她的奇妙的故事以及她

傳奇般的美麗。

然而，愛瑪·漢彌頓對她是那麼仁慈，她一抵達西薩宮，她那無法抗拒的活力的就把柯黛莉亞的羞怯一掃而光。

芳齡將近四十的她，她生平的故事使得那不勒斯的貴族們交頭接耳談論着，但是，她仍然有着懾人的美。

當她在柯黛莉亞的年紀，她曾經十分苗條、優雅而且有着天使般的美麗，只有畫家喬治·郎尼才能够描繪出她的完美；不過，她現在的身材已失去了那像幼鹿般的纖巧。

可是她仍然有着驚人的艷麗，她那希臘人的儀態，曾經是這個首府吸引人的事物之一。

「她真是迷人！太迷人！」柯黛莉亞曾經跟她的哥哥說過無數次。

但是她知道大衛絕對不會讓他的心去爲女色佔據的，不久他就要接受節操、服從和安貧的誓言。

柯黛莉亞在這個奇妙的花花世界中，却發現每一樣東西都使她入迷。

王后有着光滑的粉紅色皮膚；但是，由於太多的首飾、華麗的服裝、羽毛和皮裘，却使得她失色；加上皇族的威儀，更造成一種使人敬畏的外表，尤其是她那個沒有影響力而有點蠢笨的丈夫。

斐迪南四世王上對柯黛莉亞讚不絕口，她對這並不難爲情，反而有點高興。

他想做甚麼就做甚麼，當他想享受美味或者他正沉溺於某種歡樂時，他是不顧旁人的。

他完全不像柯黛莉亞心目中的任何一個國王。

他喜歡在海灣上釣魚，然後就賣給那不勒斯的市場，而且還狡猾地跟當地的漁民討價還價。

他特別喜歡通心粉，而且用手抓來吃。柯黛莉亞曾經看見他在戲院的包廂中抓了一大把來吃，下面就是羣衆。

他很怕他的王后，爲了逃避她神經質的情緒以及鋒利的舌頭，他毫不羞恥地把國家的每一個部門都交給她。

在那那不勒斯，柯黛莉亞最喜歡的人就是威廉·漢彌頓爵士。

由於年歲漸長，他發覺政治的壓力以及橫掃那不勒斯的謠言變成了一種日日煩擾着他激怒着他的感覺。

於是，他把他的時間都消磨在欣賞他所收集的古董上，他的興趣集中於研究希臘的骨灰罈以及龐貝古城的新發現，而那不勒斯大部份的上流社會對此却是完全不感興趣的。

威廉爵士對於收了一個像柯黛莉亞這樣的新學生是太高興了。

自從他教導過可愛的愛瑪以後又是很多年了。那時，她是他的情婦，由於她是他的收集物中

最可貴的一件，他娶了她。

對他所搜集的古銅器、象牙和古錢，柯黛莉亞欣喜地驚呼着。

「告訴我關於那些來到那不勒斯的希臘人的故事。」她會這樣問。

當他告訴她一些她要聽的故事時，大使的眼裡就會恢復一些青春的光彩，而在他蒼老而疲倦中的聲音中也透露出興奮。

雖則他沉緬在過去中，威廉爵士也感覺得出那不勒斯日甚一日的緊張形勢。他的焦慮傳給了柯黛莉亞，因此她現在正神經質地注視着她的哥哥，在考慮要不要把自己的恐懼告訴他。

「大衛……」她用一種急促的聲調叫着她的哥哥。

就在這個時候，他們被人打斷了。有一個男人從沙龍的落地大窗走出陽臺，站在那裡，先望向柯黛莉亞，然後是大衛。

大衛還在看着大海，不知道有人走了進來，但是柯黛莉亞却禮貌地走向他。

她知道漢彌頓夫人現在正在王宮裡跟王后在一起，所以她必須扮演女主人的角色。

她注意到這個新來的人有着高高的個子和寬寬的肩膀。

他穿得很時髦，可是又是很隨便。當她走近他，她確信他是英國人。

無疑地，他有着一種優越的神氣，也許可以說是命令式的神氣吧？

他有一頭被日光晒成褐色的金髮，假使不是他那雙湛藍色的眼睛，柯黛莉亞就會懷疑他的英國血統。

她覺得他剛進來的時候有點嚴肅，但是等到她向他屈膝爲禮時，他微笑了一下，那使得他看來極有魅力，

然而，她同時也察覺到他有一種放蕩的、嘲弄的表情，一時間她也說不上那是甚麼。等到他拿起她的手，她就知道那是甚麼了。

他看來像一個海盜，一個在船上統治着海洋的人。

「午安，」柯黛莉亞說。「我恐怕漢彌頓夫人不在家，不過她很快就會回來的。」

「我認爲我真正要來看望的是你。」那個陌生人回答。

她猜對了，他是英國人。他有着低沉而悅耳的聲音，比起那高亢而喋喋不休的那不勒斯人的說話，他是動聽得多了。

柯黛莉亞詫異地望着他，他又繼續說：

「你一定就是那雀斑鼻子的小表妹吧？我還記得你因爲我不小心射殺了你一隻鴿子你就向我大發脾氣。」

「馬克！」柯黛莉亞大叫。「馬克表哥！」

「你終於記得我了！」

他伸出雙手，她把手指放在他手裡。

馬克·史丹頓，她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們分別了起碼九年了，她絕對想不到會在這裡見到他。

亨史丹頓伯爵從他的對海沉思裡轉過頭來。

他發出了愉快的叫聲。

「馬克！」他大叫了起來。「你在這裡太好了。我想不到你會在地中海。」

「我聽說你需要我的服務，我比你更驚訝。我一直以為你安全地住在英國的史丹頓園裡，可是現在我却聽說你要去訪問馬爾他。」

「不是訪問，」伯爵很快地回答。「我馬上就是一個騎士了，馬克，他們已接受了我的申請。」

有一會兒，那雙藍眼睛露出了詫異之色，然後，馬克·史丹頓把手放在他表弟的肩膀上。

「我記得你還是小孩時就說過你要做騎士的，我以為你長大後就會忘記了。」

他停了一下，眨眨眼睛又說：

「也許你會找到比這個更有吸引力的東西哩？」

「現在不是開玩笑的時候，馬克，」伯爵顯得有點僵硬的說。「我希望把自己獻身去服務基督，還有甚麼比當一名聖約翰騎士更好呢？」

柯黛莉亞注視着他們的表兄，雖則他還想再說一些輕浮的話，但是他終於沒有這樣做，只是展露出一個在她看來是假裝的微笑。

「讓我們坐下來，你再詳細告訴我好嗎？」

他的話提醒了她該注意的禮貌。

「請你到沙龍裡面去坐好嗎？」她問。「這裡很熱，我相信僕人們已為你準備好飲料的。」事實上，雕着英國紋章的大型水晶杯早已注得滿滿的，還有小點心、三文治等等，都是西薩宮中經常準備着的。

他們舒舒服服地坐在漢彌頓夫人的大沙龍中的假質沙發上。

沙龍中有一部鋼琴，那是為她和國王合唱時伴奏之用，還有威廉爵士所珍藏的無價之寶的古代花瓶。

馬克·史丹頓正在望着柯黛莉亞，他藍眼睛中的表情使得她有點害羞。

「告訴我，你為甚麼會在這裡？」他對她說，但是，他的話被伯爵打斷了。

「你剛進來的時候，我好像聽見你說你可以帶我們到馬爾他，我沒有聽錯吧？」

「我把我的船帶到這裡來小修。」馬克·史丹頓回答說。

「你的船？」

「我可以說是船長，不過事實上它是屬於一位騎士的。」

「騎士團的船！」伯爵興奮地叫了起來。「你聽見了沒有？柯黛莉亞，馬克有一條船，現在就可以帶我們走。」

柯黛莉亞望着她的表兄，他說：

「我恐怕你們還要等一兩天。土耳其人把我們的船身打了一個洞，我們必須補好它才能走。」

「你是不是有任務在身？」伯爵問。「發生了甚麼事了？」

馬克·史丹頓船長微笑了。

「你想不到吧？我們帶了幾個俘虜，還有一筆很貴重的貨物。」

大衛·亨史丹頓發生了極度快樂的嘆息。

「對不忠者的另外一個打擊！」他說。「我真希望我原來就跟你在一起。」

「這不是一場十分光榮的勝仗，」史丹頓船長用一種嘲弄的聲調說。「土耳其人的船比我們小，可是他想偽裝他的國籍。」